

# 荷香清透百花园

南北萍

又到荷花盛放时。百花文艺出版社在网上推出“库房寻宝”淘书之旅,副总编徐福伟从孙犁著作摆放区讲起,带读者走进百花社库房。作为责编或参与编辑过《耕堂文录十种》《耕堂读书记》《孙犁文集(补订版)》《书衣文录(手迹)》《书衣文录全编》等著作的资深编辑,他对每套书的讲解都如数家珍,引人入胜。

虽然一直喜爱孙犁作品,也对百花社很多文学书籍、期刊情有独钟,但我因孙犁作品与百花结缘,还是在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,读到宋曙光老师策划的“我与孙犁”5本纪念文集后。以其为导引,我购买了百花社2013年出版的《孙犁文集(补订版)》,又陆续购买了《孙犁年谱》《孙犁传》《孙犁年表》等。从中了解到,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59年建立之初,即出版了孙犁中篇小说《铁木前传》单行本;1962年,又为患病6年、基本停止创作的孙犁出版了《津门小集》。这本书是孙犁1950年代为新生的天津写下的激情颂歌,作为新中国初期对天津城乡生活的忠实记录,为孙犁“荒于疾病”的十年留下宝贵一页;“文革”结束后,孙犁焕发写作热情,佳作迭出,百花社密切关注,自1979年起,为孙犁出版了《晚华集》《秀露集》《澹定集》《尺泽集》《远道集》《陋巷集》《如云集》《曲终集》《耕堂读书记》《孙犁文集》《孙犁文集(珍藏本)》《孙犁新诗选》《孙犁散文选》《孙犁散文卷》《孙犁小说卷》《孙犁随笔卷》《孙犁与白洋淀》《孙犁文集(全

8册)》《孙犁散文选集》《耕堂文录十种(精装)》《耕堂读书记(上下)》《铁木前传(纪念版)》《孙犁文集(补订版)》《书衣文录(手迹)》《书衣文录全编》《孙犁书札 致韩映山》等数十种精美书籍,成为名副其实的孙犁著作出版重镇。

当徐福伟老师讲到因编辑《逝不去的彩云 我与父亲孙犁》和作者孙晓玲老师结缘时,我心里一动。这本书我多次借阅,从中了解到很多女儿视角下的细节,《芸斋小说》中一些隐去实名的昔日战友,也在晓玲老师笔下生动可感。我一直想买一本,随时阅读,也作为珍藏,但网上只有品相一般的二手书,所以迟迟没下决心。

我想起大约三年前,从网上读到徐老师《致孙犁先生》一文后,经请教,购买了《书衣文录(手迹)》和《书衣文录全编》,均物有所值。这次机会难得,赶紧向徐老师了解库里是否还有《逝不去的彩云 我与父亲孙犁》这本书?同时将书柜里有关书籍拍照发去,看百花社库房尚存的孙犁书籍,自己还差哪本?经工作人员查对确认,很快寄来三本书:《逝不去的彩云 我与父亲孙犁》,估计是碩

果仅存的,幸运到手,让我格外珍视;秀丽雅致的《孙犁 荷花沁文韵》,作者是著名评论家张莉;大开本厚重的《孙犁书札 致韩映山》,全部原信影印成书,内容与书法,均为大观。作序者苑英科,是著有多部孙犁研究专著的学者,尤以《孙犁传》为业内专家称道。

透过这三本书,既看到孙犁先生精神风骨在儿女、弟子身上的传承,看到新一代学者对孙犁研究的持续深入,也看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几十年以孙犁作品出版为己任,印证了“我与孙犁”纪念文集作者之一、原百花社副总编谢大光在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书中所言:“孙犁著作的编辑出版,从单行本到文集,是我社建社初始延续至今的一项事业,前后历经五十余年……其间点点滴滴,凝结着作者与我社三代编辑的心血……”一代代百花人,在学习传承孙犁精神的出版实践中,让百花社这一文艺百花园馥郁芬芳,荷香悠远。

凡名特商品,人们最看重它的产地。例如四大名绣——湘绣(长沙)、苏绣(苏州)、蜀绣(成都)、粤绣(广州和潮州),文房四宝——湖笔(浙江湖州)、徽墨(安徽徽州)、宣纸(安徽宣城)、端砚(广东肇庆)……皆以产地显示其独特的风格和品位。

传统名品都突出产地,例如宣腿(云南宣威火腿)、建漆(福建油漆)、潮白糖(广东潮安白蔗糖)、大理石(云南大理石材)、和田玉(新疆和田玉石)等。人们对中药材,更重视产地,如辰砂(湖南辰州)、党参(山西上党)、阿胶(山东东阿)、杭白菊(浙江桐乡)、川贝(四川松潘),等等。

名特产品亦如此,例如北京的烤鸭、京白梨、密云小枣、良乡栗子等,河北的宣化葡萄、深州蜜桃等,山西的晋祠大米、汾阳汾酒、清徐陈醋、侯马蝴蝶杯等,河南的开封西瓜、灵宝苹果、太行核桃、南阳独山玉、禹县钧瓷等,辽宁的锦州苹果、沈阳羽毛画、大连贝雕等,吉林的延边稻米、长白山人参等,黑龙江的龙江大马哈鱼、乌苏里江鲑鱼等,山东的德州扒鸡、烟台麻布绣花、潍坊风筝等,江苏的南京板鸭、太湖银鱼、阳澄湖大闸蟹、宜兴泥壶、无锡泥塑、扬州漆器等,安徽的屯溪绿茶、萧县葡萄、舒城竹席等,浙江的杭州丝绸、西湖醋鱼、金华火腿、龙井虾仁、黄岩蜜橘、绍兴黄酒等,江西的婺源绿茶、宜春苕麻、景德镇瓷器等,福建的福州漆器、兴化桂圆、闽侯花茶、同安文昌鱼、平潭紫菜等,湖北的武昌鱼、鄂东茯苓、保康银耳、清江红茶、广济竹器等,湖南的洪江桐油、安化黑茶、浏阳夏布、醴陵瓷器、邵阳竹器等,广东的潭州甘蔗、顺德丝绸、佛山陶瓷等;广西的玉林桂圆、灵山荔枝、北海珍珠、桂林三花酒等,四川的蜀锦巴缎、四川银耳、涪陵榨菜、成都瓷胎竹编等,贵州的锦屏杉木、玉屏箫笛、贵州茅台、思州石砚等,云南的腾冲玉器、个旧锡器等,陕西的临潼石榴、富平柿饼、岐山臊子面、凤翔泥塑等,甘肃的兰州白兰瓜、陇南当归、酒泉夜光杯、天水雕漆等。人们一提到某地名,犹如条件反射,自然联想到当地的土特产品。例如天津的小站稻、盘山柿子、沙窝萝卜、宝坻大蒜、杨村糕干、直沽高粱酒等。

有些品名中的地名并非原产地,例如产于蒙古草原的绵羊和蘑菇等土产,旧时都通过张家口输往内地,故称“口羊”“口蘑”;产于京畿地区的优质大白菜、冬菜、红小豆、鸭梨、板栗等农产品,都通过天津转销或出口,因而都冠名“天津”而享誉四海。但应指出,“张家口”“天津”等皆非商品原产地,而是贸易的中转地或出口的商埠。

●华夏地名丛谭  
地名:  
名特产品的金字招牌

谭汝为



格言画

联络

杨树山画

## 微书评

商皓

●余华著《我们今天的现实就是超现实》

本书收录了余华早年的15篇演讲稿。在这部演讲集中,余华褪去小说的虚构叙事,将行走中外、观察社会数十年的体悟悉数呈现。

小说可以分为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更短的则称为小小说或微型小说。杂感文没有写得很长,不存在长篇、中篇,而如果写得非常之短,则应称为小杂感或微型杂感。

现代文坛上的杂感文源于《新青年》上的“随感录”,鲁迅也写过不少(后收入《热风》),一般不超过千字,后来的杂感字数有多到两三千的,而同时也有短短一两百字甚至更少的,例如鲁迅后来收在《华盖集续编》里的《无花的蔷薇》,每则都相当短,单独发表不大合适,所以写成十则编组推出;稍后写成的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则包括9则。

后来鲁迅在广州写过一组《小杂感》(后收入《而已集》),凡21则,每则

●马伯庸著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

马伯庸显然愿意用“大”和“小”的极致对比,来阐释他的历史观。十余年间,他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短文,就像是对个人历史的忠实还原。而驱使他提起笔的,不是别的,正是“充沛、纯粹甚至有点过剩的表达欲与好奇心”。

●鲁敏著《此时此刻》

时势骤转,意外突降,主人公艾胜春从人生赢家跌入命运谷底。昔日同窗、旧交故友、半生爱侣与血脉至亲,

也随之接连陷入困境,原本安稳的日常秩序与人心信任,尽数陷在泥泞的前路里举步维艰。

●何香蓓著《脚印只比世界小一点》

本书是千万“粉丝”旅行博主何香蓓创作的首部旅行成长绘本,改编自她播放量超6.5亿次的原创旅行栏目《打开书本里的世界》北美篇,记录了她横跨美国多城的行走见闻,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城市背后的文化故事。

仍属微型。试读其中的第八则:

琪罗编辑室·蒲孚的遗稿,名其一部为《我的毒》,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:

“明言着轻蔑什么人,并不是十足的轻蔑。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。——我在这里说,也是多余的。”

诚然,“无毒不丈夫”,形诸笔墨,却还不过是小毒。最高的轻蔑是无言,而且连眼珠都不转过去。

只有这么一点长度,就能够把比较复杂的意思说清楚,并且蛮有味道了。

写文章最忌喋喋不休,啰里啰嗦尤为杂感文的大敌,空话废话,说之无益,务必要简明有味才好。古人云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,断章取义地用来鼓吹微型杂感,或者也是可以的吧。

## 短章里的锋芒

顾农

只有两三行或略多一点,例如其中第一则写道——

蜜蜂的刺,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;犬儒的刺,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。

他们就是如此不同。

鲁迅把这种微型杂感称为“小杂感”,这一文体概念很可以沿用。这种短文他虽然写得不算多,但给人印象很深。例如到晚年他又有一组《半夏小集》(后收入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),凡9则,比《小杂感》中各则略长一点,而